

郁
達
夫
譯
文
集



郁達夫譯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画 郁 风

封面设计 杨 光

郁达夫译文集

本社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371,000 印数00,001—11,000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44

定 价：1.73 元

出版者的话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为后人留下大量的小说、散文和旧体诗词的同时，也留下了数十万言的翻译文字，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九一四年，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课余读了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和《春潮》的英译本后，开始与外国文学结缘。从他的著作和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毕生阅读和购置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书籍，而且有种种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计划。出于“希望国人的更进一步的努力”，他曾把自己的译作編集出版。在他一生编辑过的不少文艺刊物中，也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列为“一件重要的工作”。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莲格来〉的序文》是郁达夫最早发表的译作，发表时为一九二二年二月。他的翻译活动，却早于此时，如他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写的《〈茵梦湖〉的序引》（后改为《施笃姆》）里，就译有《茵梦湖》的作者——德国著名小说家和抒情诗人台奥多尔·斯笃姆的一些诗作。在蜚声文坛的小说集《沉沦》中，也译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著名抒情诗《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和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迷娘的歌》等。可以说，郁达夫的翻译活动是与他的创作活动同时开始，并贯串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特别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他更致力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大部分的译作就是在这期间产生的，其中有半数的翻译小说和高尔基、屠格涅夫等

人的几篇著名文艺论文的译文，就发表在鲁迅与他合编的文艺月刊《奔流》上。

郁达夫的译作，文笔清新畅达，与他的创作一样，有其鲜明的风格和个性。他曾说：“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他在日本求学时，读了一千部左右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曾一度丢开了学校的功课，“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后来在文艺鉴赏方面又“偏嗜”于十九世纪“世纪末”的文学。他翻译的小说和诗歌，多是十九世纪欧美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不是出于第一流作家之手，但作品所表露的思想情趣和艺术技巧等为他所欣赏。他主张“译文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文字’必使象我自己做的一样”。一九二八年，他翻译的小说《幸福的摆》（德国鲁道夫·林道著）在《奔流》上发表时，竟有人怀疑是他自己的创作。

对于翻译，郁达夫向来持“严格主义”的态度。他说：“我以为没有翻译之先，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他主张翻译除了一般公认的要“信、达、雅”之外，“作为翻译者的内的条件”，还要做到“学、思、得”。他精通英、德、日文，翻译时，力求用原本直译，寻找多种文字的译本参照并阅读有关的资料。他的译作后面，一般都附有对原作者和原作的简要介绍与评述。他认为“翻译比创作难”，译稿“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改窜，也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不成熟的译作，他宁可“藏在箱子底里”，不轻易发表。

郁达夫生前曾把部分译作与创作一起收编在《达夫全集》里，同时还单独出版过译文集《小家之伍》、《几个伟大的作家》和《达夫所译短篇集》等，但仍有一些译作未曾编入。这次，我们搜集了他的全部译作结集出版；这些译作当然不是

没有瑕疵的，结集的目的是为了供文艺工作者借鉴，也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资料。

现将编辑本书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本集收入郁达夫发表的全部译作，共二十八篇。其中诗三首，小说十篇，散文和文艺论文等十五篇。按文体分诗歌、小说、文艺论文与散文三部分编排。每部分按翻译时间的先后排列，未注明翻译时间的，参照发表译作的刊物出版时间排列。

散见在他的小说、日记、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里的译诗、译文等，因我们已分别编了他的各类文集，这里不再收入。

另外，《生活与艺术》发表时，作者说是根据“有岛武郎著的《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编译”的，但后来该文作为他著的《文学概说》的第一章；《小说的技巧问题》是“由 Thomas H. Uzzell's 《Narrative Technique》的绪论中抽译出来”，但以后收入《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时，未作译文处理；《Mabie 氏幽默论抄》是美国散文作家 Hamilton Wright Mabie 的《A Word about Humor》一文的“抽译剥制”，后收入《闲书》，也未作译文处理。因此，这三篇文章我们都未作译作收入。

还有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小说《瞬息京华》，郁达夫曾受作者之托于一九四〇年在新加坡开始翻译，译作已有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因林语堂同为作家，本集除附录了郁达夫谈及这部小说翻译情况的《谈翻译及其他》一文外，译作未收入。

有些译作，郁达夫生前曾先后收入过几种集子，其中有少数的篇名、译文以及译后附言，有过一些改动。这次收集的译作（包括篇名），选自译者生前最后收集的版本，具体是：

《春天的离别》、《爱的开脱》选自《达夫全集》第四卷

《奇零集》；

《哈提的意见三条》选自《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

《祈祷》、《超人的一面》、《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选自《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易卜生论》、《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阿河的艺术》、《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选自《几个伟大的作家》；

《马尔戴和她的钟》、《一女侍》、《春天的播种》、《幸福的摆》、《废墟的一夜》、《浮浪者》、《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一个败残的废人》选自《达夫所译短篇集》；

《〈杜莲格来〉的序文》选自《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拜金艺术》选自《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至第十八期、第二十四期和第三卷第一期至第四期、第六期、第七期、第十期、第十三期和第十四期；

《我俩的黄昏时候》选自《大众文艺》第二期；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选自《新学生》创刊号；

《理发匠》选自《黄钟》第六卷第一期；

《〈徒然草〉选译》选自《宇宙风》第十期；

《中国的出海新路》、《温斯敦·邱吉尔》、《马尔泰岛》选自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发表时间分别为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和六月四日至六日。

为帮助读者阅读、研究郁达夫译作，本书附录了译者谈及自己译作的文章与序、跋等五篇，编排办法与译作同。对译作中明显的错漏，作了一些补正，篇名、译作和附记文字的变

动，都加注说明。

本书约请杭州大学中文系沈绍镛同志编辑；译者家属郁飞同志也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我们的见闻和水平，本书在编辑工作上定有不妥之处，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年3月

目 录

1	春天的离别
3	我俩的黄昏时候
6	祈祷
8	马尔戴和她的钟
15	一女侍
25	春天的播种
34	爱的开脱(Etiquette)
39	幸福的摆
76	废墟的一夜
114	浮浪者
129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
149	一个败残的废人
166	理发匠
172	《杜莲格来》的序文
174	哈提的意见三条
178	拜金艺术
269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

295	易卜生论
327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365	阿河的艺术
376	超人的一面
384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
424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
429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465	《徒然草》选译
470	中国的出海新路
477	温斯敦·邱吉尔
480	马尔泰岛
487	读了瑞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494	《小家之伍》译者后叙
495	《几个伟大的作家》译者序引
498	《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
500	谈翻译及其他

春天的离别

婆塞*

Abschied im Frühling.

Carl Busse

她站在门口，屋外的光儿太猛，眼上遮着了双手。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我今儿要走，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此后就没有再见的时候，
说完了她更无别语。从屋角的窗儿后，
却射进了阳光满屋，照耀白昼。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们俩，一块儿弓身下向，
我只听见，她的裙袖衣声响。
她的眼儿酸热，变了模样，
我马上将她拘住，紧抱在怀中凝望。
我们俩，忽听见母亲，在屋外的门前讲，
她又讲了一次，祝我们俩，各自前途无恙……，
“你可别忘了我！”——匆匆说后，你就和我分散。

她终于去了，只有阳光依旧，在空中荡漾。
我还想叫伊，又只好闷声不语。

* 婆塞 (Carl Busse)，德国诗人。

我只见她，走进车中去。

行李箱笼，推入车深处。

朝母亲打了个招呼，双眼睛却在向上边犹豫，

这中间，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爱的春光，这些事只有你在旁目
睹。

我俩的黄昏时候

李鸿特·代迈儿*

天色沉沉晚了。来呀，还是回家去好。
来吧！你看栗树的浓阴笼罩
树叶层层仿佛是伸向前来的爪。
此地太凄清，
对我俩似太荒凉多恼。

Es dunkelt schon. Komm, geh nach Haus.
Komm Das Kastanien-Blattgewühl
Streckt sich wie Krallen nach uns aus.
Es ist zu einsam hier, zu schwül
Für uns.

你想：你那纤手的轮形曲线
竟如何会和我的那么相象。
突然间我和你觉得是同族的亲人样，
似曾相识在从前；
或者是在前生欠下的相思账。

* 李鸿特·代迈儿 (Richard Dehmel, 1863—1920)，现通译理查·戴默尔，德国诗人。

Denn sich: die Linien deiner Hand
Laufen den meinen viel zu gleich.
Du schienst mir plötzlich so verwandt,
So vorbekannt;
Vielleicht aus einem andern Reich.

虽然死了，我原有过个同胞的女弟。
唉，你为甚闷声不响，完全是聋哑般的神气！
晚云蒸郁，红透了
嫩叶的枝头树底，
云也多疑，似在威吓，威吓我同族相奸戏。

Ich hatt' eine Schwester, die ist tot.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Sei nicht so stumm, als wärst du taub!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Durchs junge Laub,
Als ob sie uns Blutschande droht

听哪！放逸奔腾，全无拘挠，
绝似那树里的莺儿在放声狂叫，
你的心儿只在我的手中震跳。
脉脉此时情，两人外更有谁知道，
对我俩，这也就够了，够了。

Horch! ja, so wild und unverwandt,

Wie jetzt die Nachtigall da schlug,
Zittert dein Herz in meine Hand.
Wir wissen es; das ist genug
für uns.

近来实在贫病得厉害，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无聊之极，却把平时爱读的几首小诗，勉强地翻出了。这一首是德国李洵特·代迈儿所作的抒情诗，也是最近翻出来的，因为自家不敢自信，所以将原诗附上，想请大家来赐以指教，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明明知道非翻出来不可的，如 So wild und unverwandt 之中的 unverwandt 等，但无论如何总翻不好，象这些地方，尤其希望大家能赐以指点。

一九二八年十月

达夫译后志

祈 祷*

法而该

在天之主，有时候也得使挨挨穷饿，
饱食朝朝是鲁钝偷闲之祖，
更烦遣些敌人来，个对个，
要维持活力还须争斗。

Herr, lass mich hungern dann und wann,
Satt sein macht stumpf und träge,
Und schick' mir Feinde, Mann um Mann,
Kampf hält die Kräfte rege.

给我跳游的轻脚，给我能飞的天赋，
那金黄的远地太光明，欲飞去，
把那圈美满的花冠挂住，
挂向空中高处星多处。

Gib I eichten Fuss zu Spiel und Tanz,

* 此译诗于1928年11月《大众文艺》第三期上发表时，题为《祷告》，1933年收入《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时，改题为《祈祷》。

法而该 (Gustav Falke, 1853—1916)，德国诗人。

Flugkraft in goldne Ferne,
Und häng' den Kranz, den vollen Kranz,
Mir höher in die Sterne.

这一篇小小的祷告，是多么醇美而健全，多么幽婉而多致啊！可惜译者的诗才拙劣，不能传达出原作的好处于万分之一。作者法而该于一八五三年正月十一日生于留培克市（Lübeck），是一位商人之子。年轻的时候他也曾学作书商，也曾教过人的音乐。写诗写小说却当他年龄成熟以后方做的事情，第一本诗集印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岁了。他的作风和李莲酷郎（Liliencron）的相近似，人家都称他和腓尔鲍姆（Tulius Bierbaum）为传李莲酷郎诗派的两杰，不过法而该深切幽雅，腓尔鲍姆粗犷豪放，两人的倾向稍有点不同。他于许多诗集之外，更著有几篇很好的小说，以《Aus dem Durchschnitt》及《Die Kinder aus Ohlsens Gang》为最著名。一九一六年当欧洲大战的中间他在Hamburg市死了。

译者附注